



[美] 安妮塔·伍瑞芙 著
罗 天 译

All He Ever Wanted

他想要的全部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想要的全部/(美)安妮塔·伍瑞芙(Shreve, A.)著;
罗天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411-2600-0

I.他... II.①安... ②罗...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8767号

图进字21—2007—49号

All He Ever Wanted

他 想 要 的 全 部

[美] 安妮塔·伍瑞芙 著
罗 天 译

责任编辑	金 欣
整体设计	邹小工 孙文茜
责任校对	文 诺 等
责任印制	龙小龙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防盗版 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12千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600-0
定 价	24.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电话:(028)86259301



All He Ever Wanted

All He Ever Wanted

All He 他想要的全部 *Ever Wanted*

By Anita Shreve

[美] 安妮塔·伍瑞芙 著

罗 天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All the



Ever Wanted

虽然那时我还能预见，但我现在相信那个拥抱蕴含着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完整的婚姻。基于这样的经历，我建议年轻人谈情说爱时一定要真诚对待第一个拥抱，就像面对占卜者的时候那样真诚。

ALL HE EVER WANTED

主要人物表

Nicholas Van Tassel

尼古拉斯·范塔塞尔 小说主人公，施拉普学院教授

Etna Bliss

埃特娜·布利斯 小说女主人公，范塔塞尔的妻子

Meritable

梅里特波 范塔塞尔同父异母的姐姐

William Bliss

威廉·布利斯 埃特娜的伯父

Evelyn Bliss

伊夫琳·布利斯 埃特娜的伯母

Miriam

米里娅姆 埃特娜的姐姐

Josip Keep

约瑟普·基普 埃特娜的姐夫

Clara

克拉拉 范塔塞尔和埃特娜的女儿

er Wanted

Nicodemus (also Nicky)

尼科迪默斯 (昵称：尼基) 范塔塞尔和埃特娜的儿子

Samuel Asher

塞缪尔·阿舍 埃特娜的初恋情人

Phillip Asher

菲利普·阿舍 塞缪尔的弟弟

Gerard Moxon

杰勒德·莫克森 施拉普学院教授

Noah Fitch

诺厄·菲奇 施拉普学院教授

Arthur Hallock

阿瑟·哈洛克 施拉普学院教授

Edward Ferald

爱德华·费拉德 范塔塞尔的学生，后为施拉普学院董事会成员

他想要的全部

ALL HE EVER WANTED

My desire for this unknown woman was so immediate and keen and inappropriate that it quite startled me; and I have often wondered if that punishing desire, that sense of fire within the body, that craven need to touch the skin, was not simply the result of the heightened circumstances of the fire itself.

All He Ever Wanted

对于这个未知的女人，我立即有了一股强烈的、不合时宜的欲望，一种我自己也为之惊讶的欲望。现在我也经常怀疑，那种猛烈的欲望，那种体内大火燃烧的感觉，那种抚摸她皮肤的可鄙想法，是不是火灾这一重大事件的产物？

大火从厨房开始，蔓延到宾馆的餐厅。毫无预兆，也许只有一声低沉的警告，一团火球（对，就是那么一团），从厨房开始沿着装有百叶窗的拱形门口滚动过来；一团快速移动的颜色，那么鲜艳，仿佛具有生命，形成威胁。而事实上，它既无生命，也不吓人，也不是上帝之物，而是一个自然现象，一个科学事实而已。有一阵子，我动弹不得，现在我历历在目地记得，当时火苗像松鼠那样快速敏捷地爬上长长的朱红窗帘，在帷幔与帷幔之间跳跃，让窗帘布分崩离析，让片片灰烬落到下面的用餐者身上。目睹这种事件，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场灾难之所以降临在用餐者头上是因为他们过去所犯或将来会犯的罪过。

如果说起火这一事实还未立即唤起我的警觉，那么袭来的热浪却让我警醒，随即逼我站起身来。我环顾四周，桌倾椅覆，人们一头冲向餐厅大门，杯盘破碎之声不绝于耳，场面一片混乱。幸运的是，那些面街的窗户，那些可容一人通过的大幅玻窗，已被一个果敢的用餐者纵身突破。记得当时我从其中的一扇窗户斜着滚了出去，落在雪地上，马上觉得应该挪到一边，好为其他像我一样落下的人腾出空间。也就是在那时，我助人为乐的精神被激发出来。我站起来，开始帮助那些划开伤口的、擦破皮肤的、

断了骨头的人，以及那些在混乱中踩踏受伤的人。火光照亮了逃脱出来的用餐者，这光亮胜过当晚的一切光线，借此我能清楚地看到附近人们茫然失措的表情。很多人在咳嗽，有的人在哭喊，所有的人看起来就像是挨了当头一棒。有几个人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地想返回宾馆救助围困在里面的人。我现在想当时有一名 学生确实救出一位在餐桌旁瘫作一团的老太太；但总体上说，一旦逃离出来，就再没人愿意重返这座熊熊燃烧的大楼。事实上，热浪如此逼人，人群之中的我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后退，一直退到街对面，站在大学的校园里，校园周围是光秃秃的橡树、榆树和高大的枫树。

后来我们得知，火灾的起因是几滴油泼溅到了厨房的炉火上，站在炉子旁边的小厨觉得必须马上灭火，于是劈头浇了一壶水，慌乱之中，又用手中的一块布猛扇，试图把火扑灭。有大约二十来个人被困在宾馆上面几层的房间里，被活活烧死了。其中一个 是化学系的迈尔斯·蔡平。当时他的妻儿平平安安地待在惠洛克大街的家中，而他在宾馆里究竟在干什么，我倒不愿深究（也许，面对这种即将暴露形迹的情况，他犹豫了片刻。他不该如此的）。令人惊叹的是，厨房工作人员中只有一人死于非命，这得归功于那扇开着的后门。大火，顺着门窗之间形成的通道，快速扑向餐厅，这样大多数的厨房工作人员得以安然无恙地逃脱，包括那位在慌乱之中酿成火灾的倒霉的小厨。

宾馆位于施拉普学院的正对面，当时我在校任教，担任研究康沃尔语的英国文学与修辞的教授。施拉普过去是，现在也是，甚至我当前写这部小说时，还是一所名声一般的男子学院。学校建筑五花八门，有些丑陋不堪。在上世纪初开始修建的时候，人们起初希望建立的是一座神学院，后来发现这儿不过是一块探求知识和进行古典教育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继而陶醉其中。有一幢威严的维多利亚建筑，是大学管理机构的办公楼，但周围

是很多黑砖建筑，小窗户，装了一些塔楼，怪里怪气的，代表的可能是美国建筑最灰暗的时期，即维多利亚式哥特建筑早期。这种建筑有些分布在四方形校园周围，其他的散落在小城街道各处，而小城的主体就是大学。建校时，决定保留新英格兰小镇的风味，因此，惠洛克大街上的殖民时期隔板房保存完好，用作学院各系显赫人物的住所。在小城郊区与花岗岩山岭之间，是一片片农田，它们生生不息，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多石的土地上辛勤谋生的场景，这样的土地常常让我想起瘦骨嶙峋的老年妇女。

我们幸运地逃了出来。用餐者们站在校园，这个小镇的中心地带，他们的靴子已被雪水浸湿，虽然异常寒冷，由于极度震惊，尚在瑟瑟发抖。很多人都不敢正视火焰，有的人用手臂挡住眼睛，蹒跚着向后退去，躲开热浪。我也有些不知所措，漫无目的、昏头昏脑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根本没想到我可以穿过四方的校园，到达伍拉姆大厅，便可以躺在床上休息。就在此时，在杂乱的人群中，我一眼看到了站在路灯柱子旁的一个女人。

作为男人，我打量女人的一贯做法是：首先看脸蛋，其次看腰（那些浅浅的曲线代表的可是青春活力），然后看头发，瞬间便可评定它的光泽和长短。我知道有的男人窥视女人时次序恰好相反，还有的眼睛总是盯在紧身胸衣上，然后渴望一睹小腿的风采。可是，那个晚上，我被她的整体风貌深深吸引，没有能够用一种条分缕析的方式将她一一解剖。

我不会说普通，我们中间有谁在芳华正茂的时候显得完全平淡无奇？可是我也不能说美丽，她的相貌颜色、体形特征展现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使她看起来既不娇弱也不顺从，而在此之前我认为这恰恰是真正女性之美不可或缺的品质。她身材过高，作为女人来说，令人不快。但她身上镇静的品质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要是现在我闭上双眼，在这喧闹的车厢里，可以飞回到三十

多年前的时光，看见在近乎歇斯底里的人群中，她岿然不动的身影。还有她棕褐色的眼睛，与她棕黄色裙子在颜色上搭配得浑然天成。这件裙子是灵性的选择。

（巧的是，埃特娜有种无人可敌的本领，她能把衣服首饰与她的特殊魅力巧妙搭配。）

女人一双杏仁眼，茶褐色的眼睫毛十分浓密，鼻孔突出，颧骨高耸，好像血统中带有异族因素。橡果色的头发，要是解开，我想可以垂到腰部。她怀抱一个小孩，我想是她的。对于这个未知的女人，我立即有了一股强烈的、不合时宜的欲望，一种我自己也为之惊讶的欲望。现在我也经常怀疑，那种猛烈的欲望，那种体内大火燃烧的感觉，那种抚摸她皮肤的可鄙想法，是不是火灾这一重大事件的产物？要是我在餐厅的另一端看见埃特娜·布利斯，或者在街角处转过身来看见她站在身后，我还会如此着迷吗？我无法回避，我自问自答，我知道，无论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间地点如何改变，我的反应都会是一样的快速而可怕。

（再有，我现在还想讲的是，就我六十四年的生活观察而言，激情既能腐蚀人格，也能提升人品，其程度同等，其速度是立竿见影，而不是慢慢悠悠，其方式是激情之后，平衡不再，双方严重失常。对人格的腐蚀就是：为了满足欲望，而不惜一切手段，甚至可以谎话连篇，可以贬损以前的珍爱。对人品的提升在于：借此知道人可以爱得死去活来，而有了这种认识，人会产生一种虽粉身碎骨，仍感激涕零、引以自豪的感觉，简直不可思议。）

（当然，那时我对这些一无所知。）

我在照料一个老人，可是有些急躁有些心不在焉。这个老人挽着我的手臂，靠在身上，双眼湿润，在寻找妻子。我转过身来，向女人和小孩刚才所在之处望去，发现人已不在。我恐慌起来，这种感觉十分异常，近乎疯狂，幸好人群之中，这种焦虑没

人注意。我在校园里搜寻，就像父亲找寻失踪的孩子。人群开始疏散，有的回家，有的坐上出租车（这丝毫不能减轻我焦急的情绪），而一些从附近房屋里出来的人，带着为火灾受害者准备的毯子、大衣、水、可乐，甚至还有酒。原先在餐厅就餐的人，现在穿着要么太大、要么太小的衣服，缩成一团，看起来犹如搁浅在校园的难民。消防队已赶到，正打开宾馆的消防水管。现在我发现，尽管他们把烧焦的大楼用水淋了个透，水在第二天早上变成了冰柱，可当晚一个人也没救出来。

我用手绢擦擦两颊和额头。很奇怪，我现在记不起当时感到冷。走在渐渐散去的人群中，我胡思乱想。我一直待在施拉普，怎么会没发现这个女人？她为什么在宾馆就餐？当我独自享用清蒸鲷鱼的时候，她是否坐在我身后？她当时有孩子吗？

就这样，过了一些时候，我才开始放慢脚步。不是欲望减退，而是过于疲乏。我觉得遇到了可怕的休克，膝盖发抖，双手颤动。我最终感到了寒冷，而那晚温度不会高于华氏25度。我决定找个避难之所，再次横穿校园，也许是第五次了吧。这时，我听到了孩子的啼哭。循声一看，只见两个妇女站在黑暗之中。高的那个，肩上披着毛毯，半遮半露，毛毯里还裹着个孩子。旁边一个年岁稍高的，紧紧拉着她的手臂，显得有些悲痛，在粗哑地咳嗽。

走近三人时，我发现女人黄褐色眼睛里的宁静已被一种关切的心情所取代。

“夫人，需要帮助吗？”我靠上去。（动作快得像火一样？）

我不敢肯定，埃特娜是在当时还是在第二天才真正看清我。可以理解，她当时心烦意乱。

她说：“求你了，我必须把伯母送回家。要是您能帮我找辆车，那太感谢你了。她吸入了很多烟雾，无论如何也走不回家。”

“好的，那么你们暂时待在这儿别动？”我问道。

“是。”她简短地回答，寄予我高度信任，甚至把伯母的安危也托付给我了。

那晚我发现：一个男人，要想取悦一个女人，为她服务时，会变得多么能干，多么敏捷。瞬间，我已站在街上，手中握着钞票，被一个已经载有乘客的出租车司机看见了，他肯定看见了一个机会，可以往他磨损后已装饰过的座椅上挤进更多的人。

“先生，这有违常规。”他说，想要额外的小费。

而我义正词严地训斥了他一通：“发生了惨重的灾难，到处都是急需帮助的人。你应该免费提供义务帮助。”

奇怪的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居然开始怀疑我是否真的邂逅了树下这个诱人的女人。她们带着孩子待在原地，我帮助年老的进入车厢，她哆嗦得很厉害。然后我伸手去拉带着孩子的女人，在我冰冷的手中，她的手出奇般的温暖。其他乘客被延迟了洗热水澡的时间，有些按捺不住的恼怒，但还是挪动了一下，让我们的人勉强装了进去。

“夫人，请问你们的地址？”我说道。

即使司机先送其他乘客回家，整个路程也不过半个小时。我坐在埃特娜的伯母和另一对夫妻对面，伯母不停地咳嗽，而那对夫妻可能想到了他们火灾中失去的挂在衣橱里的物品（一件染色的狐皮大衣？一口鳄鱼皮箱？），而我只感受到肘上一丝轻微的挤压，当坐在身旁的女人照顾孩子，或者俯身握住年老伯母的手时，就有这种时轻时重的挤压。身边的女人肯定丝毫没有察觉这轻微的压力，而我相信它引起了我有生以来最强烈的身体反应，如此强烈，我今天坐在移动的车厢里，只要闭上眼睛，就能重温它微妙的暗示，当然还有它引起的性冲动，甚至紧随其后的一切，这一切理所当然地抹去了那么温情的回忆。

汽车驶过惠洛克大街，我们到了一座蜂蜡色的古老隔板房。